

## 沉默之前

上一次怀疑他人的存在性，对您而言是多久以前的事？

这个问题对于一些可能提供答案的个体而言可能过于尖锐，故他们在尝试给出一个回答前就会先把这个问题抛给它的提出者，即我本人。他们继而会指出，既然我在问题里把“您”作为一个前提，那么我就默许了他人的真实性，即我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必然无法对他人的存在性做出怀疑，而一个本来就对他人的存在性十分确信、却又试图提问来蛊惑人心之人，势必只是一个诡辩者，其言辞也不会有太实际的启迪意义。

为了应付这种可能存在的看法，我需要指明，在提问中所用的“您”，并不代表我认为客观存在着其他独立的思维主体，它只是一个广义的非第一人称代词。因此您大可以把本篇文本中所有的“您”“他”或者“她”替代为某个可能存在的思维主体而不影响语义，但这会大大增加阅读难度，所以我们做此约定即可。

我最近一次怀疑他人的存在，就是此时此刻，在我写下这些破碎的句子时。事实上，每当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人的存在这一问题就会萦绕在执笔人的思维中。写作是一种批判性的、反省的过程，而要完成观察自己的过程，执笔者必须首先将自己隔离于外界。一旦这一隔绝自己和外界的高墙被筑起，那么无论他原先计划写作的内容是什么，这种隔离感都会成为不可变更的永恒背景。

人的思维源自记忆，记忆源自其身处的现实，就像小花的眼里只有盛夏的风景，每个真正意义上的执笔者眼里也都只有孤岛的风景。而如果一个人长期地处在某种现实中，他或者她必然会对于其他类型的现实产生怀疑乃至不适应，如小花死在秋天的归途中，长期沉溺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必然会质疑他人的真实性，由此牵连到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个疑惑被提出的自然动机，在回答之前，当然我并不认为给出这个答案、即给出我对于他人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有任何意义，一个不得不做的是就是以更批判的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潜在的另一个假设。我之所以觉得该答案没有意义是因为：倘若我认为他人的存在是真实的，这对于深信他人不存在的人们而言也没有任何真实性，毕竟对他们而言，真实只来自自己，而不会来自我；倘若我认为他们的存在是虚幻的，那对于深信他人真实性的人而言，他们也只会认为我是一个造出了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的蹩脚的魔鬼，因为我之论断有意义的前提即是我是真实的，但是我所下论断本身却指向这个真实性的否定。

这就导致虽然我想装得如同一个哲学家，但是其实不得不做一个语言的小丑，而且还是不善措辞的一个、没有观众的一个，以对着镜子恫吓自己为成就感的源泉。

质疑他人的真实性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我的存在是真实的，就算不比其他人的存在更真实，也必不会跟它们一样虚幻。这种想法是一个人作为思考的主体所必然预设的，质疑它本身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这将可能很快导致自己无法相信自己的任何思维，继而无法相信任何东西。

为了建立一个人自己主体的真实性，所有的势力都必须团结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群体组织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剿灭试图出卖该群体共有的秘密的叛徒一样。宗教称颂人的灵长地位、哲学肯定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的天赋性、科学主张理性的高贵和认识能力。这样的现状究竟是历史性的还是逻辑上必然的已经无从论辩，但是这些论断本身没有一条对于我的真实性之虚假进行有效的反驳。从幸存者偏差的角度而言，否定主体真实性的人们必然不会如同肯定它的人一样充满干劲来捍卫自己的高贵。前者中的出类拔萃者，即对于自己的虚无坚信不移者，顶多只会留下只言片语的片段，便草草地走过每一个日子，其文字也会被后者当做是厌世的病态而出于逻辑或者证据上的理由尽数否定，但前者，出于对自己、继而对世事的无问，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做出有效的抵抗。

我，作为一个不相信主体真实性、却又缺乏关键的决断力的人，也不得不面临这个很悲

惨的现状。坚持我的想法，我就不能保护我的想法免受外在世界的伤害；唯有背离我的纯粹初衷，我才能捍卫我的思想。而且这种悲惨性本身也是我的思考不够绝对的产物，否则，我就应该不问一切，就像在沉默地事业上名垂万世的那些无名前辈们一样，既然自己并非真实，又何必去捍卫自己的想法？但就算精神的真实性不存在，从机械意义的角度而言，我还是保持了诸样可悲的贪欲，这其中就有一些延伸到了那种怀疑的核心上去，逼迫我同时面对自己的虚假、自己的贪婪，以及那贪婪对于虚假的包庇。

那么这样思考的我该怎么活着？我是不是应该伪装成一个深信人格的伟大、理性的高贵的人，发挥能动力去存活、攀爬，成为僵尸中的哲学家，在掏空思想的同时表演一个正常的人？但这样卖力的表演又为了取悦谁？我们长久地挣扎，日复一日地在超然后又期期艾艾地追求爱，又放任其枯萎，再放任自己哭泣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样反复挣扎的原因可能是在漠然这一事业里还资历尚欠，以至于有悖于提醒我要变得冰冷的理性，我时不时还会因为其他的摩擦而躁动起来。可见在达到真正意义上自恰的平衡状态，即永久的沉默之前，人还不得不经历漫长的过渡。

对于与我处境相同，或者觉得自己与我处境相同的人，我的方法论是否适合付诸实践，以及还需要怎样的批判以改良，这些统统与我无关。因为我既然已对自己的真实性起疑，则更难以相信我的病友之存在。写下这段文本的意义皆在于记录我这一病症处于发展中的、不稳定的反复阶段，起到历史材料的记录功能。需知唯有在当前这种在怀疑的大海中，偶然有相信自己乃至他人真实性存在的暗礁探头时，人才会有动力执笔，否则无言将永恒地统治我，变成第二个巴托比。